

一张屡被误作钱稻孙像的照片

洪光华

“文汇学人”微信公众号2019年4月1日推送了《一封关于钱稻孙创泉寿东文书库的信》，其中注明为“钱稻孙像”的照片却弄错了，好在《文汇报》“文汇学人·学林版”2019年3月29日首发的原文(题《泉寿东文书库资料之补充》)没有配图，避免了这个错误。

再看其他一些微信公众号的推送，如“吾庐道场”转发的文洁若《我所知道的钱稻孙》、“西北孤莲”转发的杨联陞《忆恩师(叶公超、钱稻孙、赵元任)》等，钱稻孙像都错用了同一张照片。(查阅时间：2019年4月2日)

这张照片的错误很有戏剧性，照片的主人，是钱稻孙的三女婿——刘节(1901—1977，温州人，历史学家)。

刘节夫人、钱稻孙三女儿钱澄(字清之，1912—1996)，在一份简历中写道：

(19)35年暑假，父亲因清华大学教书满七年后有半年休假，休假期间他带着妈妈、我和四妹一起去(日本)。8月15日和刘节结婚。刘节是我父亲在北京图书馆的同事，我们要去日本以前，他请我们全家人吃饭。回家后才知父母把我许给他了。在我们去日本时他也一起去日本。到日本后他就提出要结婚。结婚后三天就跟着刘节经过西京、京都、大连回到北京。那时刘节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书。(此原件存刘节长子刘显曾处)

钱澄叔公钱玄同的日记中记下了她和刘节结婚的事。



▲ 钱稻孙晚年照片



▲ 被误作钱稻孙像的刘节照片

▼ 刘节与钱稻孙三女儿钱澄的合影



1935年7月9日，钱玄同送别将去日本东京的钱稻孙一家及“新姑爷”刘节：

午十一时至西车站，因与馆约定，在彼午餐，移时雄亦来，餐时至东车站送稻孙之行也。彼除幼子瑞信，幼女亚满外，皆行。新姑爷刘子植亦去，闻即将在东京结婚。刘下半年任燕大教授，八月中即将归也。(杨天石主编《钱玄同日记》整理本，下册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113页)

此处见，是“除幼子瑞信，幼女亚满外，皆行”，而不只是钱澄说的，父亲“带着妈妈、我和四妹一起去”。

再是回北平，8月29日：

回家适值刘子植新夫妇自东京来，见及，他们不日即须赴燕大，子植为燕大副教授也。

刘节与钱澄有一张两人合影，是夫妇二人在婚后所拍。此合照与上述的刘节单人照对比，刘节的相貌、神态、发型、衣着等等，甚至西装上衣袋插着的两支钢笔，都一模一样，两张照片显见是同时所拍的。与另一张他们在东京所拍的婚纱照对比，两人的体态、神态略有不同，估计是回北平后所拍。(合照与婚纱照现存刘显曾处)

接着，钱玄同还记下了他为祝贺钱澄、刘节新婚举行的家宴：

9月3日：晚宴刘氏新夫妇于家，叫淮阳春三菜。九人：刘子植、钱清之(亚澄字)、钱瑞信、钱亚满、钱玄同、徐煊贞、钱秉雄、钱三强、钱德充。

钱澄原名亚澄，钱端信是

其五弟，钱亚满是其五妹。钱稻孙与夫人包丰保生五子五女，有关“钱澄及其父母家人”，可参见拙作《刘节夫人钱澄别传》(载《既风》第十五集，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18年4月，第165—199页)。徐煊贞，钱玄同夫人。钱秉雄、钱三强、钱德充，钱玄同的三个儿子。

说回钱稻孙的照片，钱家后人所保存的也已不多，甚至找不出其年轻时的照片，聊将一张他晚年的照片补充版面吧。(照片为钱家所存)

关于照片张冠李戴的问题，往往因为现在网络过于发达，而编者不及细察所致。纸本出版物虽然也会出错，但是多次校、核，出错率不会那么高。网络的问题，又因为各种“百科”是开放式的，任谁都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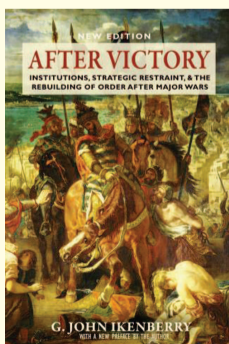
以编辑，成为了错误的源头。轻信“百科”，可能就会“中招”上当。

上述错为钱稻孙的刘节单人照，“百度百科”“互动百科”皆错用。最严重的算是百度的“秒懂百科”，1分10秒的短片中，介绍钱稻孙时反复出现的照片，全部用的是刘节这张照片。百度有自保的声明：“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，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，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，请勿上当受骗。”(皆为2019年4月2日所查)读者、用者可要注意了。

南昌姜庆刚君建议我去这些“百科”纠正之，以免以讹传讹。之前广州张求会君、上海王金声君都有此提议，看来是有必要抽空去“编辑”一下了。

(作者单位：澳门城市大学)

《胜利之后，制度、战略约束和战后秩序重建》(新版，G. John Ikenberry 著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

冷战的结束是一次“大爆炸”，让人们想起了战后早期，比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，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。但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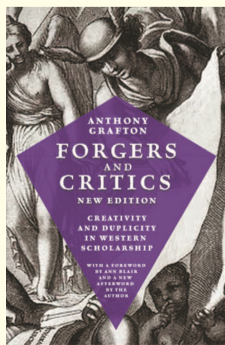
些赢得战争的国家是如何行使新权力，又是如何建立新秩序的呢？作者研究了现代历史上的战后特点，指出，强大的国家确实在寻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，但出现什么样的秩序类型取决于他们做出承诺和抑制权力的能力。他解释说，只有随着20世纪国际机构的创新使用，才能创造出超越权力制衡的秩序。

《伪造与批评，西方学术的创造力与口是心非》(Anthony Grafton 著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作者在书中对伪造者和学术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广泛探索，

一周英文新书

并将伪造视为批评的“犯罪同伙”。他描述了一幅从古希腊到最近的那些杰出伪造者的全景图，罗列了有些人在各方面取得的各种辉煌“成就”，也为了揭开这些巧妙骗局而磨炼的“侦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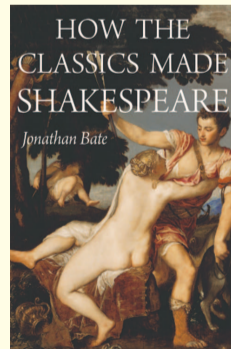


们”。在此过程中，作者揭示了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中两条重要而紧密交织的纽带，及其连贯性和历史利益。

《经典如何造就莎士比亚》(Jonathan Bate 著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本·琼森对莎士比亚那句非常著名的批评叫“略晓拉丁语，希腊语更微”，一定程度上有点夸大。莎士比亚受罗马文学、历史和修辞学的影响甚重，加之他搬到伦敦这样一个和古罗马很相似的城市，可以说是沉浸在古典文学中。

作者贝特是研究莎士比亚的



权威人物之一，他从新的深度和角度出发，揭示了西塞罗和贺拉斯对莎士比亚的影响，并发现了其与古典传统之间的新联系。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，莎士比亚超凡的想象力是从古典传统磨砺过来的，并被设计在敌对世界的诗歌和戏剧里。